釋文紀

五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釋文紀卷一

明 梅鼎祚 輯

晉

釋慧遠 [illegible]賈氏鴈門樓煩人[illegible]諸生與弟慧[illegible]年終于廬山

阿毗曇心序 [illegible]提[illegible]山僧[illegible]遠譯

阿毗曇心者三藏之要頌詠之微言管統衆經領其宗會故作者以心為名焉有出家開士字曰法勝淵識

文淵閣寶

[illegible]

遠鑒探深研機龍潛赤澤獨有其明其人以為阿毗曇經源流廣大難卒尋究非瞻智宏才莫能畢綜是以探其幽致別撰斯部始自界品訖于問論凡二百五十偈以為要解號之曰心其頌聲也擬象天樂若靈籥自發儀形羣品觸物有寄若乃一吟一詠狀鳥步獸行也一弄一引類乎物情也情與類遷則聲隨九變而成歌氣與數合則音協律呂而俱作拊之金石則百獸率舞奏之管絃則人神同感斯乃窮音聲之妙會極自然之象

趣不可勝言者矣又其為經標偈以立本述本以廣義
先弘內以明外譬由根而尋條可謂美發於中暢於四
肢者也發中之道要有三焉一謂顯法相以明本二謂
定已性於自然三謂心法之生必俱遊而同感俱遊必
同於感則照數會之相因已性定於自然則達至當之
有極法相顯於真境則知迷情之可反心本明於三觀
則覩玄路之可遊然後練神達思水鏡六府洗心淨慧
擬蹟聖門尋相因之數即有以悟無推至當之極動而

入微矣罽賓沙門僧伽提婆少翫玆文味之彌久兼宗匠本正闕入神要其人情悟所參亦已涉其津矣會遇來遊因情令譯提婆乃手執梵本口宣晉言臨文誠懼一章三復遠亦寶而重之敬慎無違然方言殊韻難以曲盡儻或失當俟之來賢幸諸明哲正其大謬

三法度經序

三法度經者蓋出四阿含四阿含則三藏之契經十二部之淵府也以三法為統以覺法為道開而當名變而

彌廣法雖三焉而類無不盡覺雖一焉而智無不周觀諸法而會其要辯衆流而同其原斯乃始涉之鴻漸舊學之華苑也有應真大人厥號山賢恬思閑守智周變通感達識之先覺愍後蒙之未悟故撰此三法因而名云自德品暨于所依凡三章九真度斯其所作也其後有大乘居士字僧伽先以為山賢所集雖辭旨高簡然其文猶經故仍前人章句為之訓傳演散本文以廣其義顯發事類以弘其美幽讚之功於斯乃盡自茲而

後道光于世其教行焉於是振錫趣足者仰玄風而高蹈禪思入微者挹清流而洗心高座談對之士擬之而後言博識淵有之賓由之而瞻聞也有遊方沙門出自罽賓姓瞿曇氏字僧伽提婆昔在本國預聞斯道雅翫神趣懷佩以遊其人雖不親承二賢之音旨而諷味三藏之遺言志在分德誨人不倦每至講論嗟詠有餘遠與同集勸令宣譯提婆於是自執梵經轉為晉言雖音不曲盡而文不害意依實去華務存其本自昔漢興逮及

有晉道俗名賢並參懷聖典其中弘通佛教者傳譯甚衆或文過其意或理勝其辭以此考彼殆兼先典後來賢哲若能參通晉梵善譯方言幸復詳其大歸以裁厥中焉

三法度經記 未詳作者人無世代可考大較梁前也

比丘釋僧伽先志願大乘學三藏摩訶鞞耶伽蘭兼通一切書記三法度三品九真度撰記出此經特此福祐一切衆生令從若得安見諦解脫

廬山出修行便禪經統序

夫三業之興以禪智為宗雖精麤異分而階藉有方是故發軫分逵塗無亂轍革俗成務功不待積靜復所由則幽緒告微淵博難究然理不云昧庶旨統可尋試略而言禪非智無以窮其寂智非禪無以深其照則禪智之要照寂之謂其相濟也照不離寂寂不離照感則俱遊應必同趣功玄在於用交養於萬法其妙物也運羣動以至壹而不有廓大象於未形而不無無思無為而

無不為是故洗心靜亂者以之研慮悟徹入微者以之窮神也若乃將入其門機在攝會理玄數廣道隱於文則是阿難曲承音詒遇非其人必藏之靈府何者心無常規其變多方數無定像待感而應是故化行天竺緘之有匠幽關莫開罕闚其庭從此而觀理有行藏道不虛授良有以矣如來泥曰未久阿難傳其共行弟子末田地末田地傳舍那婆斯此三應真咸乘至願冥契于昔功在言外經所不辨必闇軌元匠孱焉無差其後有

優波崛弱而趣悟智終世表才高應寡觸理從簡八萬法藏所存唯要五部之分始自於此因斯而推固知形運以廢興自兆神用則幽步無蹟妙動難尋涉麤生異可不慎乎可不察乎自兹已來感於事變懷其舊典者五部之學竝有其人咸懼大法將頽理深其慨遂各述讃禪經以隆盛業其為教也無數方便以求寂然寂乎唯寂其揆一耳而尋條求根者衆統本運末者寡或將暨而不至或守方而未變是故經稱滿願之德高普事

之風原去聖旨非徒全其長亦所以救其短若然五部殊業存乎其人人不繼世道或隆替廢興有時則互相升降小大之目其可定乎又達節善變出處無際晦名寄蹟無聞無示若斯人者復不可以名部分既非名部之所分亦不出乎其外別有宗明矣每慨大教東流禪數尤寡三業無統斯道殆廢頃鳩摩耆婆宣馬鳴所述乃有此業雖其道未融蓋是為山於一簣欣時來之有遇感寄趣於若人捨夫制勝之論而順不言之辯遂誓

彼僧那以至寂為已任懐德未忘故遺訓在兹其為要也圖大成於末象開微言而崇體悟惑色之悖德杜六門以寢患達忿競之傷性齊彼我以宅心於是異族同氣幻形告疎入深緣起見生奴際介乃闢九闗於龍津超三忍以登位垢習凝於無生形累畢於神化故曰無所從生靡所不生於諸所生而無不生今之所譯出自達摩多羅與佛大先其人西域之俊禪訓之宗搜集經要勸發大乘弘教不同故有詳略之異達摩多羅闔

衆篇於同道開一色為恒沙其為觀也明起不以生滅不以盡雖往復無際而未始出於如故曰色不離如如不離色色則是如如則是色佛大先以為澄源引流固宜有漸是以始自二道開甘露門釋四義以反迷啓歸塗以領會分别陰界導以正觀暢散緣起使優劣自辯然後令原始反終妙尋其極其極非盡亦非所盡乃曰無盡入于無盡法門非夫道冠三乘智通十地孰能洞玄根於法身歸宗一於無相静無遺照動不離寂者哉

功玄在於用下當有脫誤

大智論抄序

夫宗極無為以設位而聖人成其能昏明代謝以開運而盛衰合其變是故知崄易相推理有行藏屈伸相感數有往復由之以觀雖冥樞潛應圓景無窮不能均四像之推移一其會通況時命紛謬世道交淪而不深根固蔕寧極以待哉若達開塞之有運時來非由遇則正覺之道不虛凝於物表弘教之情亦漸可識矣有大乘

高士厥號龍樹生于天竺出自梵種精誠曩代契心在兹接九百之運撫頽薄之會悲蒙俗之茫昧蹈險蹟而弗恪於是卷陰衡門雲翔赤澤慨文明之未發思或躍而勿用乃喟然歎曰重夜方昏非螢燭之能照雖白日寢光猶可繼以朗月遂自誓落簪表容玄服隱居林澤守閑行禪靖慮研微思通過半因而悟曰聞之於前論大方無垠或有出乎其外者俄而迴步雪山啓神明以許志將歷古仙之所遊忽遇沙門於巖下請質所疑始

知有方等之學及至龍宮要藏秘典靡不管綜滯根既拔則名冠道位德備三忍然後開九津於重淵明鱗族而俱遊學徒如林英彥畢集由是外道高其風名士服其致大乘之業於兹復隆矣其人以般若經為靈府妙門宗一之道三乘十二部由之而出故尤重焉然斯經幽奥厥趣難明自非達學尠得其歸故敘夫體統辯其深致若意在文外而理藴於辭輒寄之賓主假自疑以起對名曰問論其為要也發軫中衢啓惑智門以無當

為實無照為宗無當則神凝於所趣無照則智寂於所行寂以行智則羣邪革慮是非息焉神以凝趣則二諦同軌玄轍一焉非夫正覺之靈撫法輪而再轉孰能振大業於將頽紐遺綱之落緒令微言絶而復嗣玄音輟而復詠哉雖弗獲與若人並世叩津問道至於研味之際未嘗不一章三復欣於有遇其中可以開蒙朗照水鏡萬法固非常智之所辯請略而言生塗兆於無始之境變化搆於倚伏之場咸生於未有而有滅於既有而

無推而盡之則知有無迴謝於一法相待而非原生滅兩行於一化映空而無主於是乃即之以成觀反鑒以求宗鑒明則塵累不止而儀像可覩觀深則悟徹入微而名實俱玄將尋其要必先於此然後非有非無之談方可得而言嘗試論之有而在有者有於有者也無而在無者無於無者也有有則非有無無則非無何以知其然無性之性謂之法性法性之性因緣以之生生緣無自相雖有而常無常無非絶有猶火傳而不息夫然

則法無異趣始末淪虛畢竟同爭有無交歸矣故遊其
奧者心不待慮智無所緣不滅相而寂不修定而閑非
神遇以期通焉識空空之爲玄斯其至也斯其極也過
此以往莫之或知又論之爲體位始無方而不可詰觸
類多變而不可窮或閑遠理以發興或導近習以入深
或闔殊塗於一法而弗雜或闢百慮於同相而不分此
以絕夫壘瓦之談而無敵於天下者也爾乃博引眾經
以贍其辭暢發義音以弘其美美盡則智無不周辭博

則廣大悉備是故登其涯而無津挹其流而弗竭汪汪焉莫測其量洋洋焉莫比其盛雖百川灌河未足語其辯焉雖涉海求源未足窮其邃矣若然者非夫淵識曠度孰能與之潛躍非夫越名反數孰能與之澹漠非夫洞幽入冥孰能與之沖泊哉有高座沙門字曰童壽宏才博見智周羣籍翫服斯論佩之彌久雖神悟發中必待感而應于時秦主姚王敬樂大法招集名學以隆三寶德洽殊俗化流西域是使其人聞風而至旣達關右

即勸令宣譯童壽以此論深廣難卒精究因方言易省
故約本以爲百卷計所遺落殆過參倍而文藻之士猶
以爲繁咸累於博罕既其實譬大羹不和雖味不珍神
珠内映雖寶非用信言不美固有自來矣若遂令正典
隱於榮華玄樸虧於小成則百家競辯九流爭川方將
幽淪長夜背日月而昬逝不亦悲乎於是靜尋所由以
求其本則知聖人依方設訓文質殊體若以文應質則
疑者衆以質應文則悅者寡是以化行天竺辭樸而義

微言近而旨遠義微則隱昧無象旨遠則幽緒莫尋故令翫常訓者牽於近習束名教者惑於未聞若開易進之路則階藉有由曉漸悟之方則始涉有津遠於是簡繁理穢以詳其中令質文有體義無所越輙依經立本繫以問論正其位分使類各有屬謹與同止諸僧共別撰以為集要凡二十卷雖不足增暉聖典庶無大謬如其未允請俟來哲（兹出三藏記集）

念佛三昧詩集序

序曰夫稱三昧者何專思寂想之謂也思專則志一不分想寂則氣虛神朗氣虛則智恬其照神朗則無幽不徹斯二者是自然之玄符會一而致用也是故靖恭閑宇而感物通靈御心惟正動必入微此假修以凝神積習以移性猶或若茲況夫尸居坐忘冥懷至極智落宇宙而闇蹈大方者哉請言其始菩薩初登道位甫闚玄門體寂無為而無弗為及其神變也則令脩短革常度巨細互相違三光迴景以移照天地卷而入懷矣又諸

三昧其名甚衆功高易進念佛為先何者窮玄極寂尊號如來體神合變應不以方故令入斯定者昧然忘知即所緣以成鑒鑒明則内照交映而萬像生焉非耳目之所暨而聞見行焉於是覩夫淵凝虛鏡之體則悟靈相湛一清明自然察夫玄音之叩心聽則塵累每消滯情融朗非天下之至妙孰能與於此哉以玆而觀一覿之感乃發久習之流覆豁昬俗之重迷若以匹夫衆定之所緣固不得語其優劣居可知也是以奉法諸賢咸

思一揆之契感寸陰之頹影懼來儲之未積於是洗心法堂整襟清向夜分忘寢夙宵惟勤庶夫貞詣之功以通三乘之志臨津濟物與九流而同往仰援超步拔茅之興俯引弱進垂策其後以此覽衆篇之揮翰豈徒文詠而已哉廣弘明集

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并序

晉成康之世車騎將軍庾冰疑諸沙門抗禮萬乘所明理何驃騎有答二家論各在本集至元興中太尉桓公亦同此

義謂庾言之未盡與八座書云佛之為化雖誕以茫浩推乎視聽之外以敬為本此出處不異葢所期者殊非敬恭宜廢也老子同王侯於三大原其所重皆在於資生通運豈獨以聖人在位而比稱二儀哉將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故尊其神器而體寔惟隆豈是虛相崇重義存弘御而已沙門之所以生生資國存亦日用於理命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哉于時朝士名賢答者甚衆雖言未悟時益互

有其美徒咸盡所懷而理蘊於情遂令無上道服毀於塵俗亮到之心屈乎人事悲夫斯乃交喪之所由千載之否運深懼大法之將淪感前事之不忘故著論五篇究敘微意豈曰淵壑之待晨露蓋是伸其罔極亦庶後之君子崇敬佛教者式詳覽焉

在家一

原夫佛教所明大要以出家為異出家之人凡有四科其弘教通物則功侔帝王化兼治道至於感俗悟時亦

無世不有但所遇有行藏故以廢興為隱顯耳其中可得論者請略而言之在家奉法則是順化之民情未變俗迹同方內故有天屬之愛奉主之禮禮敬有本遂因之而成教本其所因則功由在昔是故因親以教愛使民知其有自然之恩因嚴以教敬使民知有自然之重二者之來實由冥應應不在今則宜尋其本故以罪對為刑罰使懼而後慎以天堂為爵賞使悅而後動此皆即其影響之報而明於教以因順為通而不革其自然

也何者夫厚身存生以有封為滯累根深固存我未忘方將以情欲為苑囿聲色為遊觀耽湎世樂不能自勉而特出是故教之所檢以此為涯而不明其外耳其外未明則大同於順化故不可受其德而遺其禮沾其惠而廢其敬是故悅釋迦之風者輒先奉親而敬君變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順動若君親有疑則退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資生助王化於治道者也論者立言之旨貌有所同故位夫内外之分以明在三之

之志略敘經意宣寄所懷

出家二

出家則是方外之賓迹絶於物其為教也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則不重運通之資息患不由於存身則不貴厚生之益此理之與形乖道之與俗反者也若斯人者自誓始於落簪立志形乎變服是故凡在出家皆遯世以求其志變俗以達其道變俗則服章不得與

世典同禮遐世則宜高尚其蹟夫然者故能拯溺俗於
沈流拔幽根於重劫遠通三乘之津廣開天人之路如
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
亦已協契皇極在宥生民矣是故內乖天屬之重而不
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從此而觀故知超
化表以尋宗則理深而義篤昭泰息以語仁則功末而
惠淺若然者雖將面宾山而旋步猶或恥聞其風豈況
與夫順化之民尸祿之賢同其孝敬者哉

求宗不順化三

問曰尋夫老氏之意天地以得一為大王侯以體順為尊得一故為萬化之本體順故有運通之功然則明宗必存乎體極體極必由於順化是故先賢以為美談衆論所不能異異夫衆論者則義無所取而云不順化何邪答曰凡在有方同稟生於大化雖羣品萬殊精麤異貫統極而言唯有靈與無靈耳有靈則有情於化無靈則無情於化無情於化化畢而生盡生不由情故形朽

而化滅有情於化感物而動動必以情故其生不絕其生不絕則其化彌廣而形彌積情彌滯而累彌深其為患也焉可勝言哉是故經稱泥洹不變以化盡為宅三界流動以罪苦為場化盡則因緣永息流動則受苦無窮何以明其然夫生以形為桎梏而生由化有化以情感則神滯其本而智昬其照介然有封則所存唯己所涉唯動於是靈轡失御生塗日開方隨貪愛於長流豈一受而已哉是故反本求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塵

封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滅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冥神絕境故謂之泥洹泥洹之名豈虛稱也哉請推而實之天地雖以生生為大而未能令生者不死王侯雖以存存為功而未能令存者無患是故前論云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義存於此義存於此斯沙門之所以抗禮萬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

體極不兼應四

問曰歷觀前史上皇已來在位居宗者未始異其原本本不可二是故百代同典咸一其統所謂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如此則非智有所不照自無外可照非理有所不盡自無理可盡以此而推視聽之外廓無所寄理無所寄則宗極可明今諸沙門不悟文表之意而惑教表之文其為謬也固已甚矣若復顯然有驗此乃希世之聞答曰夫幽宗曠邈神道精微可以理尋難以事詰既涉乎教則以因時為撿雖應世之見優劣萬差至於曲

成在用感即民心而通其分分至則止其智之所不知而不闚其外者也若然則非體極者之所不兼兼之者不可竝御耳是以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此但方內之階差而猶不可頓設況其外者乎請復推而廣之以遠其旨六合之外存而不論者非不可論論之或乖六合之內論而不辯者非不可辯辯之或疑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辯而不議者非不可議議之者或亂此三者皆即其身耳目之所不至以為

關鍵而不關視聽之外者也因此而求聖人之意則内外之道可合而明矣嘗以為道法之與名教如來之與堯孔發致雖殊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詳而辯之指歸可見理或有先合而後乖有先乖而後合先合而後乖者諸佛如來則其人也先乖而後合者歷代君王未體極之主斯其流也何以明之經云佛有自然神妙之法化物以權廣隨所入或為靈仙轉輪聖帝或為卿相國師道士若此之倫在所變現諸王君子莫之為

誰此所謂合而後乖者也或有始創大業而功化未就迹有參差故所受不同或期功於身後或顯應於當年聖王則之而成教者亦不可稱算雖抑引無方必歸塗有會此所謂乖而後合者也若令乖而後合則擬步通塗者必不自崖於一揆若令先合而後乖則釋迦之與堯孔發致不殊斷可知矣是故自乖而求其合則知理會之必同自合而求其乖則悟體極之多方但見形者之所不兼故惑衆塗而駭其異耳因茲而觀天地之道

功盡於運化帝王之德理極於順通若以對夫獨絶之教不變之宗固不得同年而語其優劣亦已明矣

形盡神不滅五

問曰論旨以化盡爲至極故造極者必違化而求宗求宗不由於順化是以引歷代君王使同之佛教令體極之至以權居統此雅論之所託自必於大通者也求之實當理則不然何者夫稟氣極於一生生盡則消液而同無神雖妙物故是陰陽之所化耳既化而爲生又化

而為死既聚而為始又散而為終因此而推固知神形俱化原無異統精麤一氣始終同宅宅全則氣聚而有靈宅毀則氣散而照滅散則反所受於天本滅則復歸於無物反覆終窮皆自然之數耳孰為之哉若令本異則異氣數合合則同化亦為神之處形猶火之在木其生必存其毀必滅形離則神散而罔寄木朽則火寂而靡託理之然矣假使同異之分昧而難明有無之說必存乎聚散聚散氣變之總名萬化之生滅故莊子曰人

之生氣之聚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彼徒苦吾又何患古之善言道者必有以得之若果然邪至理極於一生生盡不化義可尋也答曰夫神者何邪精極而為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而為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而談者以常識生疑多同自亂其為誣也亦已深矣將欲言之是乃言夫不可言今於不可言之中復相與而依俙神也者圓應無生妙盡無名感物而動假數而行感物而非物

故物化而不滅假數而非數故數盡而不窮有情則可以物感有識則可以數求數有精麤故其性各異智有明闇故其照不同推此而論則知化以情感神以化傳情為化之母神為情之根情有會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古之論道者亦未有所同請引而明之莊子發玄音於大宗曰大塊勞我以生息我以死又以生為人羈死為反真此所謂知生為大患以無生為反本者也文子稱黃帝之言曰形有靡

而神不化以不化乘化其變無窮莊子亦云持犯人之形而猶喜若人之形萬化而未始有極此所謂知生不盡於一化方逐物而不反者也二子之論雖未究其實亦當傍宗而有聞焉論者不尋無方生死之說而惑聚散於一化不思神道有妙物之靈而謂精麤同盡不亦悲乎火木之喻原自聖典失其流統故幽興莫尋微言遂淪於常教令談者資之以成疑向使時無悟宗之匠則不知有先覺之明冥傳之功沒世靡聞何者夫情數

相感其化無端因緣密構潛相傳寫自非達觀孰識其變自非達觀孰識其會請為論者驗之以實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前薪非後薪則知指窮之術妙前形非後形則悟情數之感深惑者見形朽於一生便以謂神情俱喪猶覩火窮於一木謂終期都盡耳此由從養生之談非遠尋其類者也就如來論假令神形俱化始自天本愚智資生同禀所受問所受者為受之於形邪為受之於神邪若受之於

形凡在有形皆化而為神矣若受之於神是以神傳神則丹朱與帝堯齊聖重華與瞽瞍等靈其可然乎其可然乎如其不可固知冥緣之搆著於在昔明闇之分定於形初雖靈均善運猶不能變性之自然況降茲已還乎驗之以理則微言而有徵效之以事可無惑於大道

論成後有退居之賓步朗月而宵遊相與共集法堂因而問曰敬尋雅論大歸可見殆無所間一日試重研究蓋所未盡亦許處耳意以為沙門德式是變俗之殊制

道家之名器施於君親固宜略於形敬今所疑者謂甫創難就之業遠期化表之功潛澤無現法之效來報玄而未應乃今王公獻供信士屈體得無坐受其德陷乎早計之累虛沾其惠貽夫素餐之譏邪主人良久乃應曰請為諸賢近取其類有人於此奉宣時命遠通殊方九譯之俗問王者以當資以糇糧錫以轝服不答曰然主人曰類可尋矣夫稱沙門者何邪謂其發蒙俗之幽昬啟化表之玄路方將以兼忘之道與天下同往使希

高者挹其遺風漱流者味其餘津若然雖大業未就覩其超步之跡所悟固已弘矣然則運通之功資存之益尚未酬其始誓之心況荅三業之勞乎又斯人者形雖有待情無近寄視夫四事之供若蟭蚊之過乎其前者耳濡沫之惠復焉足語哉衆賓於是始悟冥塗以開轍爲功息心以淨畢爲道乃欣然怡襟詠言而退晉元興三年歲次閼逢于時天子蒙塵人百其憂凡我同志僉懷綴旒之歎故因述斯論焉

沙門袒服論

或問曰沙門袒服出自佛教是禮與荅曰然問曰三代殊制其禮不同質文之變備於前典而佛教出乎其外論者咸有疑焉若有深致幸誨其未聞荅曰玄古之民大朴未虧其禮不文三王應世故與時而變因茲以觀論者之所執方內之格言耳何以知其然中國之所無或得之於異俗其民不移故其道未巳是以天竺國法盡敬於所尊表誠於神明率皆袒服所謂去飾之基者

也雖記籍未流兹土其始似有聞焉佛出於世因而為
教明所行不左故應右袒何者將辨貴賤必存乎位位
以進德則尚賢之心生是故沙門越名分以背時不退
已而求先又人之所能皆在於右若動不以順則觸事
生累過而能復雖中賢猶未得況有下於此者乎請試
言之夫形以左右成體理以邪正為用二者之來各乘
其本滯根不拔則事求愈應而形理相資其道微明世
習未移應微難辨袒服既彰則形隨事感理悟其心以

御順之氣表誠之體而邪正兩行非其本也是故世尊以袒服篤其誠而閑其邪使名實有當敬慢不雜然後闢出要之路導真性於久迷令淹世之賢不自絕於無分希進之流不惑塗而旋步於是服膺聖門者咸履正思順異蹟同軌緬素風而懷古背華俗以洗心尋本達變即近悟遠形服相愧理深其感如此則情化專向修之弗倦動必以順不覺形之自恭斯乃如來勸誘之外因斂麤之妙蹟而衆談未喻或欲革之反古之道何其

深哉

何鎮南難袒服論

見答問袒服指訓兼弘標末文於玄古資形理於近用使敬慢殊流誠服俱盡殆無間然至於所以明順猶有未同何者儀形之設蓋在時而用是以事有內外乃可以淺深應之李釋之與周孔漸世之與遺俗在於因循不同必無逆順之殊明矣故老明兵凶處右禮以喪制不左且四等窮奉親之至三驅顯王跡之仁在後而要

其旨可見寧可寄至順於凶事表吉誠於喪容哉鄭伯所以肉袒亦猶許男輿櫬皆自以所乗者逆必受不測之罰以斯而證順將何在故率所懐想更詳盡令内外有歸

答何鎮南

敬尋問旨蓋是開其遠塗照所未盡令精麤並順内外有歸三復斯誨所悟良多常以為道訓之與名教釋迦之與周孔發致雖殊而潛相影響出處誠異終期則同

但妙蹟隱於常用指歸昧而難尋遂令至言隔於世典談士發殊塗之論何以知其然聖人因弋釣以去其甚順四時以簡其煩三驅之禮失前禽而弗吝網罟之設必待化而方用上極行葦之仁內匹釋迦之慈使天下齊己物我同觀則是合抱之一毫豈直有間於優劣而非相與者哉然自蹟而尋猶大同於兼愛遠求其實則階差有分分外之所通未可勝言故漸茲以進德令事顯於君親從此而觀則內外之教可知聖人之情可見

但歸塗未啓故物莫之識若許其如此此則袒服之義理不容疑來告記謂宜更詳盡故復究敘本懷原夫形之化也陰陽陶鑄受左右之體昏明代運有死生之說人情咸悦生而懼死好進而惡退是故先王旣順民性撫其自然令吉凶殊制左右異位由是吉事尚左進爵以厚其生凶事尚右哀容以毀其性斯皆本其所受因順以通教感於事變懷其先德者也世之所賓者不過生存生存而屈伸進退道盡於此淺深之應於是乎在沙

門則不然後身退已而不謙卑時來非我而不辭辱卑以自收謂之謙居衆人之所惡謂之順謙順不失其本則日損之功易積出要之路可遊是故遁世遺榮反俗而動動而反俗者與夫方内之賢雖貌同而實異何以明之凡在出家者達患累緣於有身不存身以息患知生生由於稟化不順化以求宗推此而言固知發軫歸塗者不以生累其神超落世務者不以情累其生不以情累其生則生可絶不以生累其神則神可冥然則向

之所謂吉凶成禮奉親事君者蓋是一域之言耳未始出於有封有封未出則是翫其文而未達其變若然方將滯名教以狥生乘萬化而背宗自至順而觀得不曰逆乎漸世之與遺俗指存於此

明報應論 并問

問曰佛經以殺生罪重地獄斯罰冥科幽司應若影響余有疑焉何者夫四大之體即地水火風耳結而成身以為神宅寄生栖照津暢明識雖託之以存而其理天

絶豈唯精麤之間固亦無受傷之地滅之既無害於神
亦猶滅天地間水火耳又問萬物之心愛欲森繁但私
我有己情慮之深者耳若因情致報乘感生應則自然
之迹順何所寄哉答曰意謂此二條始是來問之關鍵
立言之津要津要既明則羣疑同釋始涉之流或因玆
以悟可謂朗滞情於常識之表發奇唱於未聞然佛教
深玄微言難辯苟未統夫指歸亦焉能暢其幽致當為
依傍大宗試叙所懷推夫四大之性以明受形之本則

假於異物託為同體生若遺塵起滅一化此則慧觀之所入智忍之所遊也於是乘去來之自運雖聚散而非我寓羣形於大夢實處有而同無豈復有封於所受有係於所戀哉若斯理自得於心而外物未悟則悲獨善之無功感先覺而興懷於是思弘道以明訓故仁恕之德存焉若彼我同得心無兩對遊刃則泯一玄觀交兵則莫逆相遇傷之豈唯無害於神固亦無生可殺此則文殊按劍迹逆而道順雖復終日揮戈措刃無地矣若

然者方將託鼓舞以盡神運干鏚而成化雖功被猶無賞何罪罰之有邪若反此而尋其源則報應可得而明推事而求其宗則罪罰可得而論矣嘗試言之夫因緣之所感變化之所生豈不由其道哉無明為惑網之淵貪愛為衆累之府二理俱遊冥為神用吉凶悔吝唯此之動無明掩其照故情想凝滯於外物貪愛流其性故大結而成形 形結則彼我有封情滯則善惡有主有封於彼我則私其身而身不忘有主於善惡則戀其生

而生不絶於是甘寢大夢昬於同迷抱疑長夜所存唯著是故失得相推禍福相襲惡積而天殃自至罪成則地獄斯罰此乃必然之數無所容疑矣何者會之有本則理自冥對兆之雖微勢極則發是故心以善惡為形聲報以罪福為影響本以情感而應自來豈有幽司由御失其道也然則罪福之應唯其所感感之而然故謂之自然自然者即我之影響耳於夫主宰復何功哉請尋來問之要而驗之於實難旨全許地水火風結而成

身以爲神宅此即宅有主矣問主之居宅有情邪無情
邪若云無情則四大之結非主宅之所感若以感不由
主故處不以情則神之居宅無情無痛痒之知神既無
知宅又無痛痒以接物則是伐卉翦林之喻無明於義
若果有情四大之結是主之所感也若以感由於主故
處必以情則神之居宅不得無痛痒之知神既有知宅
又受痛痒以接物固不得同天地閒水火風明矣因兹
以談夫神形雖殊相與而化內外誠異渾爲一體自非

達觀孰得其際邪苟未之得則愈久愈迷耳凡禀形受命莫不盡然也受之既然各以私戀為滯滯根不拔則生理彌固愛源不除則保之亦深設一理逆情使方寸迷亂而況舉體都亡乎是故同逆相乘共生讐隙禍心未冥則構怨不息縱復悦畢受惱情無遺憾形聲既著則影響自彰理無先期數合使然也雖欲逃之其可得乎此則因情致報乘感生應但立言之旨本異故其會不同耳

問曰若以物情重生不可致喪則生情之由私戀之感耳宜朗以達觀曉以大方豈得就其迷滯以為報應之對哉答曰夫事起必由於心報應必由於事是故自報以觀事而事可變舉事以責心而心可反推此而言則知聖人因其迷滯以明報應之對不就其迷滯以為報應之對也何者人之難悟其日固久是以佛教本其所由而訓必有漸知久習不可頓廢故先示之以罪福罪福不可都忘故使權其輕重輕重權於罪福則驗善惡

以宅心善惡滯於私戀則推我以通物二理兼弘情無所係故能尊賢容衆恕己施安遠尋影響之報以釋往復之迷迷情既釋然後大方之言可曉保生之累可絶夫生累者雖中賢猶未得豈常智之所達哉

三報論 因俗人疑善惡無現驗作

經說業有三報一曰現報二曰生報三曰後報現報者善惡始於此身即此身受生報者來生便受後報者或經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後乃受受之無主必由於心

心無定司感事而應應有遲速故報有先後先後雖異咸隨所遇而為對對有强弱故輕重不同斯乃自然之賞罰三報之大略也非夫通才達識入要之明罕得其門降兹已還或有始涉大方以先悟為蓍龜博綜內籍反三隅於未聞師友仁匠習以移性者差可得而言請試論之夫善惡之興由其有漸漸以之極則有九品之論凡在九品非其現報之所攝然則現報絕夫常類可知類非九品則非三報之所攝何者若利害交於目前

而頓相傾奪神機自運不待慮而發發不待慮則報不旋踵而應此現報之一隅絕夫九品者也又三業殊體自同有定報定則時來必受非祈禱之所移智力之所免也將推而極之則義深數廣不可詳究故略而言之相參懷佛教者以有得之世或有積善而殃集或有凶邪而致慶此皆現業未就而前行始應故曰禎祥遇禍妖孽見福疑似之嫌於是乎在何以謂之然或有欲匡主救時道濟生民擬步高蹤志在立功而大業中傾天

殃頻集或有棲遲衡門無悶於世以安步為輿優遊卒歲而時來無妄運非所遇世道交淪于其間昔或有名冠四科道在入室全受體仁慕上善以進德若斯人也含沖和而納疾履信順而夭年此皆立功立德之外變疑嫌之所以生也大義既明宜尋其對對各有本待感而發逆順雖殊其揆一耳何者倚伏之契定於在昔冥符告命潛相迴換故令禍福之氣交謝於六府善惡之報

外互而兩行是使事應之際愚智同惑謂積善之無慶積惡之無殃感神明而悲所遇慨天殃之於善人咸謂名教之書無宗於上遂使大道翳於小成以正言為善誘應心求實必至理之無此原其所由由世典以一生為限不明其外其外未明故尋理者自畢於視聽之内此先王即民心而通其分以耳目為關鍵者也如令合内外之道以求弘教之情則知理會之必同不惑衆塗而駭其異若能覽三報以觀窮通之分則尼父之不答

仲由顏冉對聖匠而如愚皆可知矣亦有緣起而緣生法雖預入諦之明而遺愛未忘猶以三報為華苑或躍而未離于淵者也推此以觀則知有方外之賓服膺妙法洗心玄門一詣之感超登上位如斯倫匹宿殃雖積功不在治理自安消非三報之所及因茲而言佛經所以越名教絕九流者豈不以疎神達要陶鑄靈府窮源盡化鏡萬象於無象者也竝弘明集　高僧傳慧遠法性論至愛以不變為性得性以極體為宗

佛影銘并序

遠聞天竺有佛影是佛昔化毒龍所留之影在北天竺月氏國那竭訶城南古仙人石室中㑹有西域道士叙其光相乃于匡廬背山臨流營築龕室妙算畫工淡彩圖寫色疑積空望似煌霧暉相炳曖若隱而顯因著銘曰

夫滯於近習不達希世之聞撫常永日罕懷事外之感是使塵想制於玄襟天羅網其神慮若以之窮齡則此生豈遇以之希心則開悟靡期於是發憤忘食情百其慨靜慮閑夜理契其心爾乃恩沾九澤之惠三復無緣之慈妙尋法身之應以神不言之化化不以方唯其所

感慈不以緣冥懷自得譬日月麗天光影彌暉羣品熙
榮有情同順咸欣懸映之在已罔識曲成之攸寄妙物
之談功盡於此將欲擬夫幽極以言其道髣髴存焉而
不可論何以明之法身之運物也不物物而兆其端不
圖終而會其成理玄於萬化之表數絕乎無形無名者
也若乃語其筌寄則道無不在是故如來或晦先蹟以
崇基或顯生塗而定體或獨發於莫尋之境或相待於
旣有之場獨發類乎形相待類乎影推夫冥寄爲有待

耶為無待耶自我而觀則有間於無間矣求之法身原無二統形影之分孰際之哉而今之聞道者咸摹聖體於曠代之外不悟靈應之在茲徒知圓化之非形而動止方其蹟豈不誣哉遠昔尋先師奉侍歷載雖啓蒙慈訓託志玄籍每想奇聞以篤其誠遇西域沙門輒餐遊方之說故知有佛影而傳者尚未曉然及在此山值罽賓禪師南國律學道士與昔聞既同並是其人遊歷所經因其詳問乃多有先徵然後驗神道無方觸像而寄

百慮所會非一時之感於是悟徹其誠應深其信將援同契發其真趣故與夫隨喜之賢圖而銘焉

廓矣大像理玄無名體神入化落影離形迴暉層巖凝暎虛亭在陰不昧處暗愈明婉步蟬蛻朝宗百靈應不同方蹟絕兩冥其一

茫茫荒宇靡勸靡奬談虛寫容拂空傳像相具體微沖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徹乃應扣誠發響留音停岫津悟冥賞撫之有會功弗由曩其二

旋踵忘敬罔慮罔識三光掩暉萬象一色庭宇幽藹

歸塗莫測悟之以靜震之以力慧風雖遐維塵攸息匪伊玄覽孰扇其極其三

希音遠流乃眷東顧欣風慕道仰規玄度妙盡毫端運微輕素託彩虛凝殆映霄霧迹以像真理深其趣奇興開襟祥風引路清氣廻於軒宇昬明交而未曙髣髴鏡神儀依稀若真遇其四

銘之圖之曷營曷求神之聽之鑒爾所脩庶茲巨軌映彼玄流漱清靈沼飲和至柔照虛應簡智落乃周深懷冥託霄想神遊畢命一對長謝百憂其五 高僧傳載云清氣廻軒昬交未曙髣髴神容依稀欽遇

兩寘作兩寘談虛作淡虛震作開
攸作假迹以作迹似巨軌作塵軌

晉義熙八年歲在壬子五月一日共立此臺擬像本山因即以寄誠雖成由人匠而功無所加至於歲次星紀赤奮若貞于太陰之墟九月三日乃詳檢別記銘之於石爰自經始人百其誠道俗欣之感遺蹟以悅心於是情以本應事忘其勞于時揮翰之賓僉焉同詠咸思存遠猷託相異聞庶來賢之重軌故備時人於影集大通之會誠非理所期至於佇襟遐慨固已超夫神境矣

晉襄陽丈六金像頌 并序

昔衆祐降靈出自天竺託化王宮興于上國顯迹重冥開闢神路明暉宇宙光宅大千萬流澄源圓映無主覺道虚凝湛焉遺照於是乘變化以動物而衆邪革心跬神步以感時而羣疑同釋法輪玄運三乘並轍道世交興天人攸夢淨音既暢逸響遠流密風遐扇遠生善教末年垂千祀徒欣大化而運乖其會弗獲叩津沙門發明淵極魍魎神影餐服至言雖欣味餘塵道風遂邁擬

足逕步玄迹已邈每希想冗晷髣髴容儀寤寐興懷若
形心目冥應有期幽情莫發慨焉自悼悲憤靡寄乃遠
契百念慎敬慕之思追述八王同志之感魂交寢夢而
情悟於中遂命門人鑄而像焉夫形理雖殊階塗有漸
精麤誠異悟亦有因是故擬狀靈範啓殊津之心儀形
神模闢百慮之會使懷遠者兆玄根於來葉存近者遺
重劫之厚緣乃道福兼弘真迹可踐三源反流九神同
淵于時四輩悅情道俗齊趣跡響和應者如林鑄均有

虛室之供而進助者不以纖毫為挫勸佐有彌劫之勤而操務者不以昏疲告勞因物任能不日而成功自人事猶天匠焉夫明志莫如詞宣德莫如頌故志以詞顯而功業可存德以頌宣而形容可像匪詞匪頌將何美焉乃作頌曰

堂堂天師明明遠度淩邁羣萃超然先悟慧在恬虛妙不以數感時而興應世成務金顏映發奇相暉布肅肅靈儀峨峨神步茫茫造物玄運冥馳偉哉釋迦與化推

移靜也淵默動也天隨綿綿遠御亹亹長縻反宗無像冘潛影離仰慕千載是擬是儀竝廣弘明集

謝安帝勞問書安帝自江陵旋于京師輔國何無忌勸遠候迎遠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遠修書　此與佛圖澄謝石虎全同且竝出髙僧傳

釋慧遠頓首陽月和暖願御膳順宜貧道先嬰重疾年衰益甚猥蒙慈詔曲垂光慰感懼之深實百于懷幸遇慶會而形不自運此情此慨良無以喻

安帝詔答

陽中感懷知所患未佳甚情耿去月發江陵在道多諸惡情遲兼常本冀經過相見法師旣養素山林又所患未痊邈無復因增其歎恨高僧傳

與隱士劉遺民等書遺民於廬山西林澗北別立禪坊與宗炳張野周續之雷次宗羣賢遊處研精玄理遠乃遺書於是山居道俗日加策勵

每尋疇昔遊心世典以為當年之華苑也及見老莊便悟名教是應變之虛談耳以今而觀則知沈冥之趣豈得不以佛理為先苟會之有宗則百家同致君諸人竝

為如來賢弟子也策名神府為日已久徒積懷遠之興而乏因籍之資以此永年豈所以勵其宿心哉意謂六齋宜簡絕常務專心空門然後津寄之情篤來生之計深矣若染翰綴文可託興於此雖言生於不足然非言無以暢一詣之感因驥之喻亦何必遠寄古人廣弘明集

與鳩摩羅什書遠太元中來至潯陽孜孜為道每逢西域一賓懇惻諮訪聞什入關遣書通好

釋慧遠頓首去歲得姚左軍書具承德問仁者曩絕殊

域越自外境于時音譯未交聞風而悅但江湖難寘以形乖為歎耳頃知彖否通之會懷寶來遊至止有問則一日九馳徒情欣雅味而無由造盡寓目望途固以增其勞佇每欣大法宣流三方同遇雖運鍾其末而趣均在昔誠未能扣津妙門感徹遺靈至於虛襟遺契亦無日不懷夫旃檀移植則異物同熏摩尼吐曜則衆珍自積是惟教合之道猶虛往實歸況宗一無像而應不以情者乎是故負荷大法者必以無執為心會友以仁者

使功不自己若令法輪不停軫於八正之路三寶不輟音於將盡之期折世智之角杜異人之口則滿願不專美於絕代龍樹豈獨善於前蹤今往比量衣裁願登高座為著之并天漉之器此既法物聊以示懷運鍾一作運逢無日下有兩字教合作教令無像作無緣高僧傳無析世智二句

鳩摩羅什荅慧遠書什見後

鳩摩羅什和南既未言面又文辭殊隔導心之路不通得意之緣圮絕傳譯來貺粗承風德比知何如備聞一

途可以蔽百經言末後東方當有護法菩薩勗哉仁者善弘其事夫財有五備福戒博聞辯才深智兼之者道隆未具者疑滯仁者備之矣所以寄心通好因譯傳意豈其能盡麤酬來意耳損所致比量衣裁欲令登法座時著當如來意但人不稱物以為愧耳今往常所用鍮石雙口澡鑵可備法物之數也（勗哉佛祖統紀作欽哉）

重與羅什書（慧遠學貫羣經棟梁遺化而時去聖久疑義多端乃封以諮什）

日有涼氣比復何如去月法識道人至聞君欲還本國

情以悵然先聞君方當大出諸經故未欲便相諮求若此傳不虛衆恨可言今輒略問數十條事冀有餘暇一一為釋此雖非經中之大難要欲取決於君耳

遺曇摩流支書

曇摩流支此云法希一云法樂南印度人以律藏馳名後秦弘始中達自關中初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未竟而已遠聞支善毗尼希得究竟律部遺書通好支以姚興請與鳩摩羅什共譯十誦都畢研尋審定而什猶恨文繁未善

佛教之興先行上國自分流已來四百餘年至於沙門律戒所闕尤多頃有西域道士弗若多羅是罽賓人其

諷十誦梵本有羅什法師通才博見為之傳譯十誦之中文始過半多羅早喪中途而寢不得究竟大業慨恨良深傳聞行者賫此經自隨甚欣所遇冥運之來豈人事而已耶想弘道為物感時而動叩之有人必情無所恪若能為律學之徒畢此經本開示梵行洗其耳目使始涉之流不失無上之津澡懐勝業者日月彌朗此則惠深德厚人神同感矣幸顧垂懷不乖往意一二悉諸道人所具律戒一作德式並高僧傳

答盧循

循字子先范陽人妹適孫恩恩作亂已衆推循為主據江州以茶藥六種餉遠公書稱苑暢盧子先叩首遠答

損餉六種深抱情至益智乃是一方異味即於僧中行之 遠公集

盧山記

山在江州潯陽南南濱宮亭北對九江九江之南為小江山去小江三十里餘左挾彭蠡右傍通川引三江之流而據其會山海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

一曰天子障彭澤也山在其西故舊語以所濱為彭蠡
有匡續先生者出自殷周之際遯世隱時潛居其下或
云續受道於僊人而適游其巖遂託室巖岫即巖成館
故時人感其所止為神僊之廬而名焉其山大嶺凡有
七重圓基周迴垂五百里風雨之所攄江山之所帶高
巖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穹崖人獸兩絶天將雨則有白
氣先摶而纓絡於山嶺下及至觸石吐雲則倏忽而集
或大風振巖逸響動谷羣籟競奏其聲駭人此其化不

可測者矣衆嶺中第三嶺極高峻人之所罕經也太史
公東游登其峯而遐觀南眺五湖北望九江東西肆目
若登天庭焉其嶺下半里許有重巖上有懸崖古僊之
所居也其後有巖漢董奉復館於巖下常為人治病法
多神驗病愈者令栽杏五株數年間蔚然成林計奉在
人間近三百年容狀常如三十時俄而昇僊絶迹於杏
林其北嶺西巖之間常懸流遂霤激勢相趣百餘仞中
雲氣映天望之若山有雲霧焉其南嶺臨宮亭湖下有

神廟即以宫亭為號其神安侯也亭有所謂感化缺嶺同會於東共成峯嶢其巖窮絶莫有升之者昔野夫見人著沙彌服淩雲直上既至則踞其峯良久乃與雲氣俱滅此似得道者當時能文之士咸為之異又所止多奇觸象有異北背重阜前帶雙流所背之山左有龍形而右塔基焉下有甘泉湧出冷暖與寒暑相變盈減經水旱而不異尋其源出自於龍首也南對高峯上有奇木獨絶於林表數十丈其下似一層浮圖白鷗之所

翔玄雲之所入也東南有香鑪山孤峯獨秀起游氣籠其上則氤氳若香煙白雲映其外則炳然與衆峯殊别將雨則其下水氣湧出如馬車蓋此龍井之所吐其左則翠林青雀白猿之所憇玄鳥之所蟄西有石門其前似雙闕壁立千餘仞而瀑布流焉其中鳥獸草木之美靈藥萬物之奇略舉其異而已耳續世說注作俗

又

自託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望香鑪峯

北眺九江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鱗踊出野人不能敘直歎其奇而已矣世說注

釋慧持遠之弟終蜀龍淵寺

與桓太尉玄書持辭遠入蜀行達荆州刺史殷仲堪禮遇欣重時玄亦苦欲留之持無停意臨去與玄書玄得書惆悵

本欲栖病峨嵋之岫觀化流沙之表不能負其發足之懷便束裝首路高僧傳云本欲栖病峨嵋之岫觀化流沙之表

象敎皮編載慧遠答桓玄書項餐徽聞有懷遂仰歲末嚴寒體中何如音寄壅隔增用抱蕴後段乃遺民書誤

釋法遇

與慧遠書遇不知何許人弱年好學事道安為師止江陵長沙寺講說眾經時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止罰而不遣安聞之以竹筒盛一荊子寄遇遇開封曰此由飲酒僧也我訓領不懃遠貽憂賜於是伏地命維那行杖三下垂淚自責與遠書

吾人微闇短不能率眾和上雖隔在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高僧傳

竺僧度

答妻苕華書度姓王名晞字玄宗東莞人求同郡楊德慎女字苕華未及成禮苕華父

母薦已度母亦卒度覩世代無常乃捨俗出家苕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與度書謂髮膚不可傷毀宗祀不可頓廢令其顧世教改遠志曜翹爍之姿於盛明之世遠休祖考之靈近慰人神之願并贈詩五首度答書報詩五篇苕華感悟亦起深信度於是專精佛法

夫事君以治一國未若弘道以濟萬邦事親以成一家未若弘道以濟三界髮膚不毀俗中之近言耳但吾德不及遠未能兼被以此為愧然積簣成山亦冀從微至著也且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詠波若雖公王之服八珍之饍鏗鏘之聲煒曄之色不與易也若能懸契則同

期於泥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其面卿之不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別離矣万世因緣於今絕矣歲聿云暮時不我與學道者當以日損為志處世者當以及時為務卿年德並茂宜速有所慕莫以道士經心而坐失盛年也高僧傳至著三寶紀作之著其面作面焉

僧佉吒

答張奴頌

時京師有外國道人名僧佉吒寄都下長干寺有張奴者不知何許人不甚見食而自肥悅冬夏著單布衣佉吒見奴欣然曰吾東見蔡犹南訊馬生北遇王年今欲就杯度

乃與予相見耶奴乃題樹為歌佉吒亦題
頌竟各去兩人並見杯度傳晉宋之間

悠悠世事慼滋損益使欲塵神横生悦懌惟此哲人淵覺先見思形浮沫矚影遄電累躓聲華蔑醜童弁視色悟空翫物傷變捨紛絶有斷習除戀青條曲蔭白茅以薦依畦啜麻鄰崖飲㳺慧定計昭妙真曰眷慈悲有增深想無倦高僧傳蔑醜法苑作夢䰟

廬山諸道人

遊石門詩序

石門在精舍南十餘里一名障山基連大嶺體絶衆阜闢三泉之會並立而開流傾岩玄映其上蒙形表於自然故因以為名此雖廬山之一隅實斯地之奇觀皆傳之於舊俗而未覩者衆將由懸瀨險峻人獸迹絶逕迴曲阜路阻行難故罕經焉釋法師以隆安四年仲春之月因詠山水遂杖錫而遊于時交徒同趣三十餘人咸拂衣晨征悵然增興雖林壑幽邃而開塗競進雖乘危履石並以所悅為安既至則援木尋葛歷嶮窮崖猿臂

相引僅乃造極於是擁勝倚岩詳觀其下始知七嶺之美蘊奇於此雙闕對峙其前重岩映帶其後巒阜周迴以為障崇岩四營而開宇其中則有石臺石池宮館之象觸類之形至可樂清泉分流而合注淥淵鏡淨於天池文石發綵煥若披面檉松芳草蔚然光目其為神麗亦已備矣斯日也衆情奔悅矚覽無厭遊觀未久而天氣屢變霄霧塵集則萬象隱形流光迴照則衆山倒影開闔之際狀有靈焉而不可測也乃其將登則翔禽拂

翮鳴猿厲響歸雲廻駕想羽人之來儀哀聲相和若玄音之有寄雖髣髴猶聞而神以之暢雖樂不期歡而欣以永日當其沖豫自得信有味焉而未易言也還而尋之夫崖谷之間會物無主應不以情而開興引人致深若此豈不以虛明朗其照閑邃篤其情耶茲三復斯談猶昧然未盡俄而太陽告夕所存已往乃悟幽人之玄覽達恒物之大情其為神趣豈山水而已哉於是徘徊崇嶺流目四矚九江如帶丘阜成垤因此而推形有巨細

智亦宜然迺喟然歎宇宙雖遐古今一契靈鷲邈矣荒途日隅不有哲人風蹟誰存應深悟遠慨焉長懷各欣一遇之同歡慼良辰之難再情發於中遂共詠之云爾

釋文紀卷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盧　遂

謄録監生臣紀慶䋰